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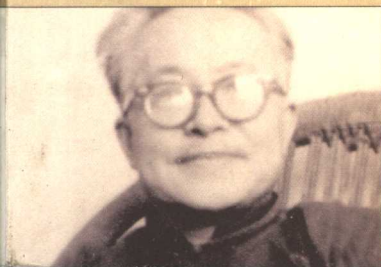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别集

人的生命会忽然熄灭，而纯粹无
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，且无疑能
持久延续，能发展扩大。

友情集

沈从文 著

我们生活中到处是“偶然”，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“情感”。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。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沈从文别集

友情集

沈从文 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友情集/沈从文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4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7-5343-6434-5

I. 友...

II. 沈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741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友情集

作 者 沈从文

编 选 刘一友 向成国 沈虎雏

责任编辑 许敏敏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-3685460

开 本 880×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 插页 2

字 数 118 000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100

定 价 13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-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-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

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？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2005年3月11日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

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,当然,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

在中国公学	(1)
在武汉大学	(6)
寒假刚回上海	(13)
住到上海不动了	(15)
朋友已死去	(22)
又回到上海	(26)
记胡也频	(29)
三个女性	(81)
一个天才的通信	(102)
水云	(157)
忆翔鹤	(197)
友情	(205)

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^①

在中国公学

——1930年于吴淞

际真：今天是什么也做不好的一月三号，一连得到两次信。一号就流了些鼻血，照规矩今年还得很得流一些血。你怎么还为我寄什么钱？我等它来为你买东西吧。不寄，顶好不要寄！我们倒很好过日子。

一号我们这里饭也不开出，是厨子同我兄妹作难，近来不生火，就每天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的书。我们不怕穷，那是小事情，自己还能看书就得了。情形到学生看了也很可笑，是因为一本书卖不去的结果，当然同他们做生意应当尽他们选货，所以不

^① 当时王际真在美国留学，因徐志摩介绍与沈从文成为朋友。写此信时，作者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。

要也不愠气。我这里学生倒好良心，借过我四次炭，烧火烤，把炭借过冬天还长，所以这几天又按照书铺的希望写文章。可是多少总有点儿气，文章就不做了。明年(今年!)还得在此教书，是逃不出什么，现在只是一心为使我九妹读点书，所以忍两年好好做点事。我一个月写的信还发不下，所以把这个一起来付邮。相也附到里面。我只是一天瘦一天，象吃烟君子。今天是坐到桌边就打盹的，半月来完全是这样子，生自己的气，找不出做人的根据，所以很容易生气。

这里天气讨厌极了，落雨不落雪，落过一次雪还落雨，不讲道理的阴郁，都是上海人才耐得着的天气。这几日大风吹来吹去，全是整个的无聊。我就只能成天用棉絮包脚坐到桌边呆。

近来的上海作家皆成了劫中人物，全是极苦、无办法活，我所熟识的如丁玲夫妇，白薇……皆完全在可笑情形中度着每一个日子，中国的事真是没有法子。今年是起始的日子，恐怕还要糟，因为看情形决不会好。中国战事又忽然太平，我们的主席仍然安安稳稳在南京，“贺喜发财”，元宵仍然有灯！

我的文章你不要看好了！因为每一本书差不多皆为一种“吃呀喝呀”的机会写成，我到讲堂上也宣传同学莫买我的书看。不看我的书，会对我好点，这是我心里猜想的话。我不欢喜熟人看我的文章，也是想掩丑的意思，可怜极了，因为发表虽然比任何人勇敢，到谈到这个时，害羞红脸了。其实完全不会好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

它坏的不可饶恕。

今年看天气同身体来，若身体还是这样子，可仍无好希望。若身体好点（譬如说有力气去爱女人那一种强项），我必定还得好好的来做点文章，卖不去也不问，因为教了书，学校是不好意思不为我答应伙食的，感谢他们，前三天若真无会计处说一句话，两兄妹到这时恐怕真还无法吃饭！你莫以为这是怪事情，我还有许多怪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成天同我在一起的人也料不到！他们都希望一个常态的健康，我却只愿意任一点性，就因为任性，所以才免不了时时刻刻是笑话，比酒疯子还糟糕。

我是自己常常想只要不饿死，活他一个廿年，我一定还有机会做一个大任性事情，让社会上一切康强的灵魂有一个长久的笑话的。只要活得久，文章没有人要，还是要写！

上五天是我生日，走到江边，有一个危险思想是“我跳下去”也好，不过，想想，为什么？就觉得有踌躇的必需了。大约应当为女人这样事投江才有意思，因为生活上任性，也至少得把这任性的结局保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到后依然神气自若的吃晚饭了。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！现在的女人总好象是等到那里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“我投降”，凡是投降的女人，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，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，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，总不至于象十八年那么发松发笑的过去。

我写了两天文章还只写七百字，心的软弱就可想而知。因为

还是相信挤与榨，所以并不放笔，小睡也仍然捏定笔杆。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，看到它那样子使我想自己竟同这东西一个情形，脏得不合道理，毫无所谓“中兴气象”。现在有一种好处是自己成天写字，不是要它好，字好有什么用？只是象喝酒，把一种东西疲倦到自己，日子就容易夜了。

还是来一张画吧，本来上面还题诗一首，诗为——

既作歪画矣，还应作歪诗，

欲雨山头黑，家家唤小儿。

诗可裁去了。另外有一张画，还用酱油染成黄色，据说即象古董。际真，画是不好，但请想想用酱油染黄题诗于上的心情，或者以为有趣味吧。叔华^①才真是会画的人，她画得不坏。这女人也顶好，据他们说笑话，要太太，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，不消说，那丈夫是太享福了。我也想，若是兴趣好点，就做一个冒险的事，同一个女人来结一次婚看看。不过我却不想同“好太太”一类女人结婚的，因为一个并不需要好家庭的人，是有理由结一次比平常还更不幸福的婚姻才对的。我将在坏女人中选出没有再坏的女人，你看我慢慢告诉你吧。

相是两张，我的还是三年前在北京畅春园（现燕京大学）照的，同坐者为一冠字将军，惟并非窦二墩。窦二墩这人是好象已经枪

^① 叔华即女作家凌叔华。

毙了的，押寨夫人可更不知道了。

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。我将学一点苗文，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，因为好象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，秩序上不坏，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。我来做一点呆事，一定还特别为际真写两本东西，作为献给一同在这可怜的世界中活了的际真一个纪念。书当在今年写成，今年印好，还总特意来认真写！

你要不要明白“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”，若是要，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，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，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，其余多是熟人。去年到此就讲诗，别的不说。

我们还有两礼拜就放年假了，到了放假我还是住到此处，这里鬼都打得死人，然而一点不怕，我倒奇怪，只欢喜清静。

本来想把那张全家相寄给你，因为太大了一点，所以不能放到信里。

每天在此只以接到远处来信为乐事。我把你的信还寄给我那可伶的哥哥去看，这好人，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十九世纪人，我还想写他一本书，下个月就可成就。

大家好！

从文

一月三号

在武汉大学

——1930年于武昌

际真：今天接来信，我到这里只有一个多月又要返上海了。放假我或回上海去，因岳萌^①在吴淞中公念书。你若为她寄画，或较浅的书她看得懂。我这几日来从大雨^②时昭潭学英文，会读“一个桌灯”或“我不是大头”这类话了，但若把自修机会得到，至少或者还要三年，我一定得忍受下去。

从上海到这里来，是十分无聊的，大雨是大教授，我低两级，是助教。因这卑微名分，到这官办学校，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。到十二月后，我回上海，有二十天放假，若上海有生活，我就不回武昌了。但我恐怕一定要回武昌。来此只流了一顿血，约八次，^③但我不会为这个倒下的，因为还想坚实的做几年事，我若得了机会，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。因为我在中国，书又读不好，别人要

① 沈岳萌，作者的九妹。

② 大雨即孙大雨教授。

③ 作者有大量流鼻血病史，劳累过度时就会反复发作。

我教书,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的要求。学生即或欢迎我,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。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,所以很容易生气,多疑,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。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,痛殴自己。

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,一个穿布衣、黑脸、平常的女人,但没有办好,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。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,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,我也仍然十分难过。现在还是很快乐,找不出生趣,今年来,把文章也放下了。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式,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,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。

文章到近来,写得多一点,得了许多年青朋友,爽快而又亲切,走到各处还可得到朋友欢喜。但许多人读我的书,我却只是我一个。我总是孤单的无伴的,即或自己的妹妹倒很好,也仍然不象完全生活。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,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同我在一处的,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。我想到的、有趣味的、厌恶的,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,而都会中的女子,认了一点字,却只愿意生活是诗。我只是散文,因此再蹩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。

我自己因为一切都无从找到结论,所以把作文章信仰也动摇了,做什么?为什么?对于我有什么?想去想来生了气,一到这里还就想转上海。

我的弟弟近来到这里来，为一个军阀的女婿，看样子将来也可以成个小军阀。到这里来，听到说了许多近年来他的战绩，倒有趣味。在此还看到许多军中年青人，不文不武的乞丐，全是中国几年来革命的成绩，年青人灰色晦气，没有打死，只是更可怜罢了。我是等待我弟弟做了小军阀想来出气的，现在这个人还只是一个上校军官^①。

际可有信没有？我给他信也得他信，我告他应当大家来各在一方努力读一点书，我只想到这个话可说。际真，我是那么想，你一定还在吃酒！不要吃它好不好？为了活到无聊，也不吃酒。或许是人人都不能相通，不能打算，因为我自己也还是成天如酒疯子，虽不吃酒，却如中毒一样，半睡眠的状态里过日子。别人以为我应当整顿一下，应当快乐，应当规矩，应当感到幸福，我却只是不快乐。我现在想你，也好像别人想我一样，我以为若果我是际真，有英文做工具，我一定把许多书都要译成英文，我一定成天认真做事。但不消说这在际真看来可就不同了，因为心境不同。但我还是希望际真莫喝酒，变一下，或回国来教书做事。住惯了美国，回来自然不惯，生活同习惯都使人头痛，大雨就是这样子，但让我们说傻话吧，回国似乎才可以发财！还有，是中国也有好女人，中国女人是比美国好一点的，大雨不欢喜中国女人，也不过是见不到好女人罢了。象从文这样子，自然不行，但一个美国留学生，是女人发生兴味的东西，上海之中西女塾这

^① 沈荃当时实际还没有这样高的军衔。

类学校,北京的燕京学校,便是造就洋翰林太太的地方,别的什么不知道,但她们是学到做太太的。

听到你说有信寄新月,还不转到,若到时,我把那支票毁去好了,因为这里用不出去。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,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。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,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,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。因我这脾气,欠了许多账,一辈子都似乎还不清楚,到这里来我只有十元房租,十元伙食的开支,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还不够,到时伙食也不送,并且拿了陈通伯七十,其实自己又不曾买了十块钱东西。我大约只是胡闹,不然我应当够用了的。我总是算不清楚这些事,因此有时倒怕有人借给我钱。我来时,实际可同我说,要过上海读书,我急了,以为必需为他预备一点费用,到后还办不好,我却来武昌,实际可也因家中情形出不了门。这事实际可不知告诉你没有。你不要因为我没有钱就寄钱来,我是有钱也用得不大得当的,来钱我从不拒绝,但用过后我却又惭愧,所以我穷一点也是应当的事。

今天为你寄了一点书来,另外是一点论文讲义,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,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,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。听说你教这个,我预备把所有诗集都陆续寄给你。另外我还有一些论这个的,你可以译成英文,作为你自己作的那也无妨,因为你作的则较容易去载出。中国是需要一些对外说话的人的,这是费力的事,然而也是一种为国人做的好宣传,所以我希望你为翻